

现代汉语“A里AB”式的韵律表现及其成因探究

張 梁*

<目次>

- | | |
|-----------------------|----------------------|
| I. 前言 | III. “A里AB”式与“AABB”式 |
| II. “A里AB”式的语音特点与内部差异 | IV. “A里AB”式与四音节拟声词 |
| | V. 结语 |

I. 前言

关于现代汉语四字格的韵律问题是这几年汉语韵律学讨论较多的课题之一，诸多学者分别从内部审音、语音实验、音系理论等角度对四字格的韵律进行了研究。由于各家学者对四字格的判定基准，以及理论角度、实验条件的不同，对四字格的韵律，尤其是四字格的重音问题上出现了诸多分歧，莫衷一是。

部分学者试图从四字格内部的句法结构或组合关系找到与四字格韵律的对应关系，如邓丹·石锋·吕士楠(2007)对普通话四音节韵律词在实际语流中的时长表现进行了研究，表明组合结构主要对第二和第三音节的时长分布产生影响；句法结构的不同主要影响第二音节的时长，第二音节时长的变化体现了不同句法结构内部结合的紧密程度。王毓钧·张洪明(2021)则重点探讨了四字格的语音表现及音系性质，认为汉语四字格语音类型可多达五类：[1#3]、[2#2]、[3#1]、[4]、[1#2#1]，这属于线性语音学角度的考察结果。冯胜

* 江原大学 中语中文学科 讲师

利(2021)认为考察四字格还必须得考虑到语体的因素：口语体和书面语体的韵律特征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四字格也肯定如此。比如王毓钧·张洪明(2021)所选择的80个语料就偏向书面语体，其从树形结构组合角度归纳的9种分类，似乎也并不能涵盖所有四字格的组合类型。而邓丹·石锋·吕士楠(2007)的论文则没有公开其测试的语料，口语和书面语的比例不得而知。这也是几方学者观点不同的原因之一。

还有部分学者则从微观角度对特定的几类四字格做了研究，如“A里AB”式。这类特定的四字格由于内部语素的组合结构趋向一致，也更容易得出被人认可的结论。但是大多是从结构形式、句法功能和语用特征角度进行的研究，从韵律或语音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则相对贫乏。

由此，本文设计并实施了一次有关于四字格重音的辨识调查，其中的50个四字格既涉及到王毓钧·张洪明(2021)的9种树形结构归类；也有部分“A里AB”(包括“A里A气”)式；还包含了朱赛萍(2015)基于冯胜利的韵律体系理论提到的部分口语体四字格(包括“AABB”式)和以2+2式成语为代表的书面语体四字格。

由于以往实验语音学派的学者(以张洪明为主)多采取声学发音实验的方式进行韵律学研究，而他们多数都认为理论韵律学派(以冯胜利为主)的相关结论多采取内省审词的推导模式，缺乏数据支持。故本次实验采取众数审音(可自行听辩)的方式，以期调查汉语母语者的韵律语感是否符合理论韵律学派的结论，抑或是能对应实验语音学派的数据结果。

相较于其他实验语音学派的既往研究，多数都是从说话者发出的语音信息为出发点，而本文则侧重于立足于听者接收信息的立场，与以往其他实验语音学派的研究角度不同，期望能从听辨者立场得到验证或些许新的结论。

具体方式为问卷调查的形式，被调查人可心中默念辨认50个词条的重音。重音可选择1-2个¹⁾。

问卷引导语具体如下：根据语感选择下列四字格的重音²⁾：如“八仙过海”

1) 实验语音学派学者的结论多支持一个词汇单位至少有1个重音，而理论韵律学派学者则认为四字格可以由2+2形式构成，故可以有重音与次重音2个重音。

中, 您认为“仙”和“海”为重音, 请按字序选择“2”, “4”。本问卷答案无正误之分, 按照您的习惯(可默念)作答即可。

问卷调查时间: 2024年1~2月。

问卷调查对象: 具有高中学历以上的汉语母语者。

共回收问卷113份, 剔除无效问卷53份³⁾, 有效问卷共60份。

该次问卷涉及多种类型的四字格, 本文仅对“A里AB”式及其相关联的形式进行考察。

II. “A里AB”式的语音特点与内部差异

本次问卷共50个四字格词条, 其中“A里AB”式词条共5个, 具体还可以细分为“A里A气”式和非“A里A气”式词条。“A里A气”式四字格共3个, 分别是“茶里茶气”、“俗里俗气”和“土里土气”。题号顺序在随机打乱后分别为第6、35、45题。非“A里A气”式词条共2个, 分别是“邈里邈邈”和“糊里糊涂”, 一并列入作为比较。如〈表 1〉所示:

〈表 1〉

题号	6	35	45	50	9
词条	茶里茶气	俗里俗气	土里土气	邈里邈邈	糊里糊涂
1型	10	16	15	11	21
2型	2	1	1	3	2
3型	4	2	2	2	1
4型	7	8	2	3	4

- 2) 采用“重音”作为引导语和四字格韵律的调查对象, 一是由于重音是韵律的最凸显因素; 二是问卷可以面向没有语言学知识的母语者, 因此相较于“韵律、焦点”等术语来说, “重音”是一般人更为普遍了解的语言学用语。
- 3) 无效问卷包括作答时间过短或明显呈现规律性作答的, 如全部只选1个重音的问卷等。其中后40票由于问卷系统自填程序错误作废, 实际有效票率约为82%左右。

1 2型	0	1	0	1	2
1 3型	34	25	37	34	23
1 4型	1	2	2	2	2
2 3型	0	1	0	0	1
2 4型	2	2	0	1	3
3 4型	0	2	1	3	1

首先来看“A里A气”式四字格的语音表现。这三个“A里A气”式四字格的语音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 超过半数左右的被试者都认为“A里A气”式四字格有两个重音(茶里茶气61.67%；俗里俗气55.00%；土里土气66.67%)，且其中的绝大多数的被试者(茶里茶气91.89%；俗里俗气75.76%；土里土气92.50%)又认为重音落在第1和第3两个音节上，即两个承担实际语义的“A”上。

2) 认为“A里A气”式四字格里只有一个重音的被试者中，又以认为第1音节为重音的情况占优势(茶里茶气43.48%；俗里俗气59.26%；土里土气75.00%)。

以上两点都可以用音系学的观点来解释：从第1点来看语音类型通常跟语法结构或语义单位一致。这一点王毓钧·张洪明(2021)就已经明确提及，且按照李秋娟(2022)⁴⁾、何玉荣(2022)⁵⁾等学者的最新解释，“A里A气”式中的“气”正由“气质、风气”的语义开始虚化中，而关于“里”的性质则众说纷纭，或是“中缀”⁶⁾，或是“衬音”⁷⁾，或是“构形标记”⁸⁾，总之无实际含义。由此推论“A里A气”式中的3个语素虚化程度为“里>气>A”。因此，结合本文的调查数据来看，重音落在各音节的比例显示为“1>3>4>2”。是完全符合“语音类型跟语义

4) 李秋娟, 〈“A里A气”的构式分析及其网络语境下的新发展〉, 《今古文创》, 2022, 120页。

5) 何玉荣, 〈汉语流行构式“X里X气”探析〉, 《汉字文化》, 2022, 25页。

6) 如朱德熙(1956)、赵元任(1979)、任学良(1981)等。

7) 如陆志韦(1957)、刘叔新(1996)、石镔(2005)等。

8) 如祝克懿(1994)、伍艳(2011)等。

单位一致”这一论断的。

而第2点的情况则跟语音共性有关, 可以用语音学的角度来说明: 由于词首位置常需要强发音动作姿势, 因此通常造成“首音节凸显”现象, 这从调查中的4个音译外来词⁹⁾中可以得到验证, 在不受语法结构或语义单位影响的情况下, 四字格的重音通常被认为落在第1个音节上。

再来看一下3个“A里A气”式的差异性。首先“茶里茶气”前两个音节的重音数量与后两个音节数量相差无几(12:11)即有近半数人认为“茶里茶气”的重音在第3或第4音节上, 这与“俗里俗气”“土里土气”呈现明显差异。其原因大概是由于“俗里俗气”和“土里土气”都有基式: “俗气”和“土气”。而“茶里茶气”作为网络新造词, 一般被网友解释为“指一个人的气质就像茶一样, 在人前装作楚楚可怜, 背后却心机极强, 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¹⁰⁾, 是一个贬义词。由于“茶里茶气”从“A里A气”构式直接产出, 并没有“*茶气”这样的双音节基式, 只能从字面意思理解为“绿茶女般的气质”, “气”的虚化程度相比于“俗气”和“土气”而言明显较低, 因此不难理解有近半数被试者认为“茶里茶气”的重音在第3或第4音节上。

再其次, “俗里俗气”和“土里土气”相比, 其基式“俗气”的“气”虚化程度比“土气”更高, 《现汉》中“俗气”的“气”注音为轻声¹¹⁾, 而“土气”的“气”则标注为原调¹²⁾, 可见三者相比, 基式的词汇化程度应该是“俗气<土气>*茶气”。然而从本问卷的调查结果来看, “俗里俗气”的重音表现反而与“茶里茶气”更接

9) 本问卷中4个音译词的重音情况如下, 可作参考:

	1型	2型	3型	4型	1 2型	1 3型	1 4型	2 3型	2 4型	3 4型
莎士比亚	16	2	2	12	2	11	8	0	1	6
乌鲁木齐	16	3	6	10	8	5	4	1	0	7
澳大利亚	29	2	1	8	8	6	5	0	0	1
阿司匹林	26	2	5	10	3	7	2	2	0	3

10) 关于用“茶”的比喻人的气质, 本文推测来自于“绿茶婊”或“绿茶女”, 具体可参考苗大雷·王舒厅(2015), 《“绿茶婊”背后的泛污名化现象及其社会心理透视》; 苏瑶·贾广惠(2016), 《“绿茶婊”及其衍生词女性污名化的危害》等。

11) 见《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第1247页: [sú·qì]。

12) 见《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第1327页: [tǔ·qì]。

近。这当然不能排除样本量有限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增加样本量后依然呈现类似数据比例的假设。这也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这和四字格的声调也有一定关系。

“俗里俗气”的原声调与“茶里茶气”一样，都是“平仄平仄”(阳上阳去)，而“土里土气”则是“仄仄仄仄”(上上上去)。相较而言，“俗里俗气”从听感上来说更像是两个双音节单位的结合。在认为这些四字格里只有一个重音的被试者中，有更多人认为“俗里俗气”与“茶里茶气”的重音落在第2或4音节上，3倍于“土里土气”。换个角度来看，虽然双音节基式“俗气”的词汇化程度比“土气”更高，但放到“A里A气”这个四字格格式中，由于“俗气”本身内部结合更紧密，和前两个音节“俗里”放在一起，反而不如“土里土气”更像一个词汇单位。

总体来看，3个“A里A气”式词条的重音表现虽然内部有所差异，其原因与其各自的声调和基式有关，但大体上还是共性大于差异，即绝大多数人认为“A里A气”式四字格的重音落在第1或第3音节上。¹³⁾

而反观非“A里A气”式的两个“A里AB”词条，在共性的基础上也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异性。其中“邈里邈邈”的重音表现更接近于“茶里茶气”，“糊里糊涂”则更接近于“俗里俗气”，原因初步推断是由于“邈”和“茶”的韵母为低元音[a]，“糊”和“俗”的韵母则是高元音[u]，如果按照谢丰帆的“音系重量”概念来说，韵核响度低元音的音系重量大于高元音，因此更多人认为“邈里邈邈”的第3音节听起来更重，同样可以承担重音，而“糊里糊涂”的第3音节作为重音来说则相对不太凸显。

不过总体来说，“邈里邈邈”和“糊里糊涂”与“A里A气”式四字格还是共性大于差异性，也就是说多数人认为这5个“A里AB”式四字格的重音落在第1或第3音节上，即两个承担更多实际语义的“A”上，完全符合“语音类型通常跟语法结构或语义单位一致”这一原则。

13) 第1或3音节为重音的具体比例为“茶里茶气”：86%；“俗里俗气”：80%；“土里土气”：94%。

Ⅲ. “A里AB”与“AABB”式

多数学者认为“A里AB”式为基式“AB”的不完全重叠, 而“AABB”则多是“AB”的完全重叠形式¹⁴⁾。“A里AB”与“AABB”同为汉语重叠形式, 再加之有学者认为“A里AB”来源于“AABB”(张康寿1985), 所以借此尝试考察“A里AB”式与“AABB”式在重音上的异同也很有必要。顺便可以验证朱赛萍(2015)对于三类“AABB”式四字格¹⁵⁾韵律模式。

前文已经具体分析过“A里A气”式的重音表现, 本节便不做赘述, 这里主要以“糊里糊涂”和“糊糊涂涂”这组对比词条为主, 来看一下〈表 2〉“A里AB”式与“AABB”式的韵律差异。

〈表 2〉

题号	50	9	12	5	22	33
类型	A里AB	A里AB	AABB	AABB	AABB	AABB
词条	邈里邈邈	糊里糊涂	糊糊涂涂	别别扭扭	开开心心	平平安安
1型	11	21	20	24	16	16
2型	3	2	3	2	3	1
3型	2	1	2	0	1	1
4型	3	4	1	0	2	2
1 2型	1	2	16	15	12	12
1 3型	34	23	14	16	17	18
1 4型	2	2	0	0	2	2
2 3型	0	1	0	0	2	1
2 4型	1	3	0	1	1	2
3 4型	3	1	4	2	4	5

14) “AABB”中也有“A”和“B”不连用的“AA+BB”, 如“高高瘦瘦”。本文在此不做展开。

15) 朱赛萍, 《汉语的四字格》, 2015, 第66-67页。

虽然前文提到同为“A里AB”式的“邋里邋遢”和“糊里糊涂”内部也存在着差异，不过作为对照组，依然可以看出“A里AB”式与“AABB”式在重音位置上的明显异同：

相同点：认为“AABB”式(共4个词条)有2个重音的被试者比例约60.83%，与“A里AB”式61.00%的比例几乎相同(含“A里A气”式共5个词条)。

最大差异点：认为四字格可以有2个重音的被试者中，又有约37.57%的被试者认为“AABB”式的重音可以在第1第2音节；而在“A里AB”式中这个比例几乎为0%。

具体来看“A里AB”式内部的差异，比如“邋里邋遢”的重音表现更接近于3个“A里A气”式词条，而“糊里糊涂”的重音表现似乎更接近于“AABB”式(从首音节的单独重音比来看)。

同样“AABB”式也有内部差异：4个词条中“糊糊涂涂”和“别别扭扭”的首音节重音比要高出“开开心心”和“平平安安”不少，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基式“糊涂”和“别扭”的第2音节读作轻声所致。但朱赛萍(2015)中认为“开开心心”和“平平安安”之间的重音模式也不一样。朱文按照冯胜利(1997)的重音推导过程，认为“开开心心”的重音模式是【0213】，“平平安安”的重音模式是【2013】，“别别扭扭”的重音模式是【3102】，在本次调查中可以看到，“别别扭扭”的重音模式与另外两者明显不同，但“开开心心”和“平平安安”之间的重音模式差别并不明显，朱文的结论有待今后加大样本量或以其他实验方式验证。

总体来说，“A里AB”式与“AABB”式两者之间的主要分野还是来自于第2个音节能否被读作重音，从“糊里糊涂”和“糊糊涂涂”的数据差异便可得知。具体从数据表现来看，在60份有效问卷中，认为5个“A里AB”式中第2音节可读作重音的评价仅占7%左右；而在4个“AABB”式中，这一比重高达30%左右。

这种差异原因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a) 从语义层面来看：前文已经提及“A里AB”式的第2个音节“里(音li，又可写作哩)”从性质上讲虽然各路学者众说纷纭¹⁶⁾，但其共同点是该音节不承

16) 本文认为“里”的作用类似于充盈四字格的一个衬音。

担实际语义, 只能读作轻声, 因此反映到语音层面也无法承担重音。

b) 从结构层面来看: “A里AB”式重叠由于是不完全重叠, “A里”并不能形成一个有意义的双音节单位, 因此在结构上即使被划分为“A里+AB”两个音步也比较勉强, 第一个音步后的韵律边界¹⁷⁾并不明显, 因此很难被母语者识别为重音。

c) 从语音层面的共性来看, 多音节词汇单位一般能体现出“Bath-tub Effect”, 即“浴缸效应”¹⁸⁾。以王晶、王理嘉(1993)¹⁹⁾对四音节词中内部音节长短的描写为例, 2+2型和3+1型的四字格的时长分布模式都显示为【1>4>3>2】(数字表示音节位置), 而1+3型的时长分布模式为【1>4>2>3】。而Xu&Wang(2009)²⁰⁾也用实验调查了语流中多音词中各音节的长短, 与王晶、王理嘉的结果并不一致, 他们的研究显示四音节词中, 2+2型是【4>1>3>2】, 是尾字最长而首字次长。但不论哪种情况都符合“头尾重, 中间轻”的“浴缸效应”。以上几位学者的研究对象都不仅限于“A里AB”式四字格, 第二音节处于四字格的中间位置, 基本在语音学实验中都表现为“末重”, 这与本文问卷调查的结果数据大体一致, “A里AB”式中第2音节“里”的“末重”现象尤其如此。

IV. “A里AB”与四音节拟声词

要研究“A里AB”式四字格, 不可避免需要提及“A里AB”式的来源, 尤其是第二音节的“里”直接影响到“A里AB”式的韵律结构, 使其区别于“AABB”式

17) 本文主要从被试者听感角度来分析, 语音学角度可参见: 杨玉芳, 《句法边界的韵律学表现》, 1997, 414-420页。

18) 陆丙甫·曹琳琳, 《“浴缸效应”与多音节词音节时长》, 《汉语学习》, 2017, 3页。

19) 王晶·王理嘉, 《普通话多音节词音节时长分布模式》, 《中国语文》, 1993, 37页。

20) Xu, Y. & Wang, M. “Organizing Syllables into Groups—Evidence from FO and Duration Patterns in Mandarin”. *Journal of Phonetics*, (2009): 37.

等其他四字格重叠式。因此探究“A里AB”式中“里”的来源至关重要。

前人学者对“A里AB”式的来源主要有以下3种不同见解：

a) 认为“A里AB”来源于“AABB”，如张康寿(1985)等；

b) 认为“A里AB”来源于“A里八B”，“A里八B”又来源于“A七八B”，如黎良军(1994)等；

c) 认为“A里AB”来源于金元时期一种“1、3音节呈双声关系且2、4呈双声关系”的变形重叠格式，如石镗(2005)等。

本文同意第3种观点，认为“A里AB”与汉语四音节拟声词²¹⁾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先以“糊里糊涂”为例子来对比一下以四音节拟声词为代表的“变形重叠格式”。内容如下〈表3〉所示：

〈表 3〉

题号	9	41	18	11	32	10
词性	形容词	形容词	拟声词	拟声词	拟声词	拟声词
词条	糊里糊涂	稀里糊涂	叽里咕噜	稀里呼噜	噤里啪啦	叽里呱啦
1型	21	26	29	29	20	19
2型	2	0	2	2	1	2
3型	1	7	1	4	1	8
4型	4	1	3	2	0	2
1 2型	2	3	3	4	2	1
1 3型	23	14	14	13	24	22
1 4型	2	2	1	3	5	3
2 3型	1	1	0	0	0	0
2 4型	3	2	2	1	1	0
3 4型	1	4	5	2	6	3

从上表来看，四个拟声词以第3第4音节的韵母为分野条件，含高元音[u]

21) 本文中的四音节拟声词(王洪君称之为“多音节象声词”)即属于石镗所说的变形重叠格式(与石毓智所称“大音节结构”有密切关系，具体见下文)。

的“叽里咕噜”和“稀里呼噜”为一类，含低元音[a]的“噼里啪啦”和“叽里呱啦”为一类，其最大区别是认为重音是否可以落在第3音节，后者数量远多于前者(超出约1/3)。而语义相近、词性相同的“糊里糊涂”和“稀里糊涂”的重音表现则明显不同。

“稀里糊涂”的重音表现接近于“叽里咕噜”和“稀里呼噜”，特别是和“稀里呼噜”在音节差异上只差第4音节的声母，因此不难理解其间的相似性。但由于“糊涂”一词在已然成为形容词后，位于第3第4音节，又要承担实语义，因此“稀里糊涂”在第3第4音节的重音表现要明显高于拟声词“稀里呼噜”，即使“稀里呼噜”第4音节的声母为响度更大的流音[l]。

而“A里AB”式的“糊里糊涂”的重音表现反而更接近于“噼里啪啦”和“叽里呱啦”，与另外两个拟音词相比，这一组突出表现在有更多被试者认为重音应该同时落在第1和第3音节。这显然不是由于两者在结构或语音上的有相似性到造成的。“A里AB”式的四字格一般由于实际语义由“A”承担，所以重音可同时落在1、3音节；而“噼里啪啦”和“叽里呱啦”则是由于第3音节是“向前变韵”，“向后变声”²²⁾前的“基音”，且由于“基音”的韵母元音[a]是响度最大的低元音，远高于[i]或[u]²³⁾，再加之前文提到的“首音节凸显”现象，一起造成了重音可同时落在1、3音节的表象。可以说“糊里糊涂”和“噼里啪啦”重音相似的内在原因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A里AB”式的“里”和以上这类四音节拟声词的第2音节[l]在性质上是否一样呢？本文认为石毓智(2004)和王洪君(2008)等的音系学研究结果可以作为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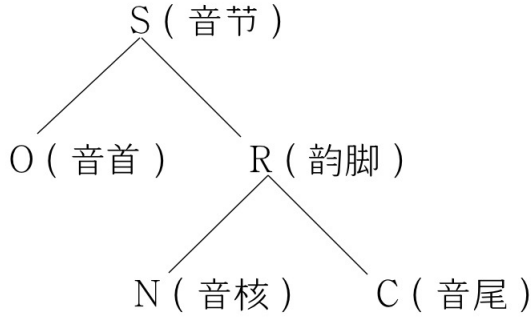
在朱德熙(1982)第一次揭示了四音节拟声词内部音节的关系之后，石毓智(1995)做了进一步研究，他将象声词、连绵词、分音词等双音节结构称之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从词汇学角度来说可以理解为单纯词中的多音节词，即只有几个音节合起来才有意义。以象声词和连绵词为代表的大音节结

22) 朱德熙(1982)，王洪君(2008)等。

23) 按谢丰帆(2021)“音系重量”(phonological weight)的概念，低元音的韵核响度大于高元音。《韵律语法研究》第7辑，42页。

构完全不受语义和语法因素的影响，所以是一个观察汉语语音系统的理想窗口。

大音节中的每个标准音节都可以作如下〈图 1〉²⁴⁾示意：



〈图 1〉

大音节结构最大的特征就是第二个音节的响度²⁵⁾基本上都大于或等于第一个音节。无论从音首(如“抖擞”[d]⟨[s]或韵脚(如“乒乓”[ing]⟨[ang])角度,大都符合这种原则。因此在汉语大音节结构的音尾大部分都相同的情况下,音核(如“叮当”[i]⟨[a])上也基本呈现出“第一音节一般是前高元音,第二音节是后低元音”的倾向。

在关于双音节拟声词的扩展规律上,石毓智认为主要有XYX和XXYY两种方式,比如“哗啦”可以扩展为“哗啦啦”和“哗哗啦啦”,但是在重叠式中间往往可以插入一个以边音[l]为首的音节,比如“哗哩哗啦”,这为了避免出现XXY(*哗哗啦)这种不合法的结构。这种情况还出现在联绵词中,“糊涂”可以扩展为“糊里糊涂”和“糊糊涂涂”两种四音节形式。甚至一般复合形容词也可

24) 具体可参见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中国语文》,1995,第3期,230-239页。

25) 关于音素响度,当下较为公认的是【元音(低)⟨中⟩⟨高⟩】介音⟨边音⟩鼻音⟩擦音⟨塞音(浊音)⟨清音)】,具体可参见Kenstowicz(1994)列出的响度级别原则:Sonority hierarchy。

以出现,如“普通”可以扩展为“普普通通”和“普里普通”。

除了石毓智所举的例子之外,还有“慌里慌张”、“疙里疙瘩”、“啰哩啰嗦”等诸多“A里AB”式的四字格。这些“A里AB”式的四字格的前两个音节并没有实际的语义价值,这里的其中一个A是语音拷贝的产物。至于前面的A拷贝后面的A,还是后面的A拷贝前面的A,有两种不同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第一音节拷贝第三音节,也就是说“A里”是词缀,后面的“AB”是词根。即四字格中的前两个空位等待填补,这种模型可以写作【OOA B】。比如“稀里糊涂”的“稀里”相较于“糊涂”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另一种看法是第三音节拷贝第一音节的A。也就是说“A里AB”中的“里A”相当于“词中缀”。这个结构的第二第三音节是为了填充四字格而产生的产物,这种模型可以写作【AOOB】。如“花里胡哨”的第二、第三音节就没有实际意义。整个四字格就是“花哨”的意思。

但不论是哪种说法,都意味着这种口语体的四字格中,其中有两个音节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只是语音上为了实现四字格的填充产物。至于这里的第二格音节为什么大部分采用[i]而不采用其他音节?关于音首辅音,石毓智给出的解释是由于要满足大音节结构中“第二个音节的响度基本上都大于或等于第一个音节”的原则,那么第二个音节的音首辅音就尽量选择比第一音节音首辅音响度更大的声母,根据音素响度级别,辅音中响度最高的[l]就成了最佳选择。

王洪君(2008)持有类似的观点,她发现这些特殊韵律词(即双音节大音节结构)都趋向于形成一个前暗后亮的“抑扬格音步”²⁶⁾。若要形成这种音步,那么双音节拟声词的后一个音节倾向于采用响度较大的辅音与元音。因此辅音中响度最大的[l]就成了最优选项。

但是关于第二音节的元音为什么是[i],石毓智却并未谈及。本文认为四音节拟声词虽然是一个韵律整体,但其内部响度依然有明显的规律,ABCD中的响度关系,不仅要尽量满足“A<B”和“C<D”,而且整体上也尽量要满足

26) 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2008,157页。

“AB<CD”。这就意味着B的音核元音需要尽量选择前元音和高元音，使其响度低于C、D，那么[i]就成为了最佳选项。这样的结论早在朱德熙(1982)所观察到的北京话四音节拟声词中基本可以得到验证：

Pi-li-pa-la——枪声
 Pi-li-pu-lu——物体来回甩动的声音
 Ti-li-ta-la——形容趿鞋走路的声音
 Piŋ-liŋ-paŋ-laŋ——金属撞击声
 Tiŋ-liŋ-taŋ-laŋ——敲击金属音

以“噼里啪啦”为例，朱德熙认为并不是由“噼里”+“啪啦”结合而来。而是从“啪啦啪啦”向前变韵而来。也就是说AB位置上原来的“啪啦”韵母[a]变韵为[i]，读成为[pi-li]。

除了朱德熙提到的这些四音节拟声词之外，张梁(2023)在其博士论文²⁷⁾中搜集到还有一些拟声词也基本符合以上响度要求。这些拟声词由于没有固定的词形，很少被辞书收录。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摘3例罗列如下：

稀里哗啦：形容东西倒塌等发出的声音，或被彻底破坏，或零零散散的样子。

(这一下更糟了，隋朝的房顶是一层单批瓦放在椽子上，被他一踩稀里哗啦。房主在下面看得清清楚楚，一脚一个天窗。——王小波《青铜时代》)

哔哩吧啦：形容说话声很快或很多。

(你只顾嘴头子哔哩吧啦的。——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十八回)

呜哩哇啦：多形容喧嚷声，或形容听不明白的话语。

(沙梁上的兵像皮球，成群结队地滚出来，与那些戴铁帽子的兵打成一堆儿。吱吱哟哟地叫，呜哩哇啦地吼，拳打的，脚踢的，卡脖子的，捏蛋子的，咬指头的，揪耳朵的，抠眼睛的。——莫言《丰乳肥臀》)

27) 张梁, 《현대 중국어 四字格 운율 조어법 연구》,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23, 132쪽.

这些四音节拟声词中的声韵搭配基本都保证了如下响度关系： $A < B$, $C < D$ 且 $A < C$, $B < D$, 整体上“ $AB < CD$ ”。因此第2音节的音首采用响度最大的声母[l]边音，音核采用响度最小的[i]，并不是偶然。这里就可以解释为何四音节拟声词的第2音节大多为[lɿ]“里”的音节了。

石镔(2010)在其专著中从历时角度对这类变形重叠格式中第2音节“里”的来源作了详实的考察，证明了第2音节的韵母[i]是第3音节逆向变韵而来，具体来说以“留”为代表²⁸⁾的尤侯韵弱化而来；而声母[l]则是由于多数基式由顺向变声重叠和分音构词形成，故第2音节多是边音，而非“留”音节的声母则由于类化而变成了边音，由此形成了“里”。

按照石镔的推论来看，“A里AB”和四音节拟声词的第2音节[lɿ]都源于同一种变形重叠格式。因此它们在性质上没有差别，都是为了让该四字格尽量形成一个“前暗后亮”的抑扬格。“A里AB”式四字格和四音节拟声词在本次问卷中的重音表现非常接近，也验证了石文的推论。

此外石镔还认为“A里AB”中的第1音节“A”的形成时间晚于第2音节“里”，是在“里”变得稳定之后，在语义强化的动因下形成的²⁹⁾。也就是说从历时发展的角度来看，第一音节拷贝第三音节而成的【OOAB】模型是更为可信的。这一观点颇具说服力，此外，本文同样认为“A里A气”也是在语义强化的动因下由形容词“A里AB”进一步发展而来的。

V. 结语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被试者听辨审音的角度考察了现代汉语“A里AB”式及其相关四字格的语音表现。总的来说，“A里AB”式有以下韵律特

28) 至于为何“留”是此类格式第2音节的代表，本文由于篇幅限制不做展开，具体可见石镔(2010)《汉语形容词重叠形式的历史发展》，264-264页。

29) 石镔，《汉语形容词重叠形式的历史发展》，2010，277页。

点：

1、“A里AB”式的重音多落在第1和第3音节的两个主要承担实际语义的“A”上，其表现遵循了“语音类型通常跟语法结构或语义单位一致”的原则。

2、“A里AB”式内部第1音节的重音强于第3音节，其原因是受“首音节凸显”现象影响，也可以反应“A里AB”式是个整体性的词汇单位；

3、“A里A气”在第1和第3音节上的语音表现略强于一般的“A里AB”式，主要是受到语义强化的影响。

4、“A里AB”式的重音表现与“AABB”式不一样，主要体现在第2音节“里”不能承担重音，而“AABB”式的第1第2音节可同时承担重音。

5、“A里AB”式的重音表现与四音节拟声词非常相似，本词问卷中的4个拟声词可以用“A’里AB”式来表示，第1第3音节呈现双声关系³⁰⁾。两者都是从变形重叠格式发展而来的。

结合以上朱德熙、王洪君、石毓智等学者的观点，本文将“A里AB”的发展路径(主要参考石侵2005)整理如下：

〈表 4〉

	拟声词	拟态词	形容词
A'B'AB	+	+	+
A'里AB	+	±(少)	-
A里AB	±(少) ³¹⁾	+	+
A里A气	-	-	+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拟态词的表述在汉语的词汇分类中一般作为形容词的一类，不单独列出。在知网以“拟态词”为关键词搜索出的“中国语言文字”学

30) “稀里哗啦”和“叽里呱啦”等第1音节受颞化现象影响，历史上1、3音节也是双声关系。

31) 部分“A里AB”式的拟声词在可接受度明显不如“A’里AB”式，如：“啪哩啪啦”？；“呱哩呱啦”？等。

科下, 仅有32篇³²⁾,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以中日、中韩、蒙汉等跨语言的比较类论文。单独讨论“汉语拟态词”的文章仅有1篇。石锺将拟态词单独作为一类有待商榷。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拟声词、拟态词、形容词之间的共性, 都是用来描写事物性状特点的, 江蓝生(2004)认为“变形重叠是词产生描状性, 变为状态形容词的语法手段。”我们可以将“拟声词-拟态词-形容词”看成是一个在主观性表达上有一个多样性的连续统。从模仿客观世界的声音到描摹事物的性质状态, 再到表达自身的感受或评价, 其用词表达的主观性是不断增强的, 因此相对应在形式上也有着多样化的需求。

从上表可以发现“A'里AB”形式作为原始“A'B'AB”到“A里AB”的中间阶段, 语义方面在前后阶段几乎没有变化, 因此只有拟声词和少量拟态词参与了语音调整。而形容词则基本跳过了这个阶段, 直接进入“A里AB”式, 后来更进一步发展出了“A里A气”式。这大抵就是主观表达需要多样化的需求, 由于表达方式越来越多样化, 表义的明晰性也就越发重要, 因此本文也赞同“A里A气”式是由“A里AB”式语义强化后发展而来的观点。

综上所述, 由于“A里AB”式四字格在历史上来源于“A'B'AB”式, 所以其韵律表现也与同由“A'B'AB”式发展而来的四音节拟声词十分相似, 但在语义强化的动因下, 第1第3音节的重音(特别是“A里A气”式)表现则比四音节拟声词显得更为突出。

<参考文献>

- 邓丹·石锋·吕士楠, 〈普通话四音节韵律词的时长分析〉, 《世界汉语教学》, 2007.
- 冯胜利, 《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2) 搜索日期为2024年3月1日。

- 傅舒雅,〈“X里X气”构式分析〉,《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0.
- 何玉荣,〈汉语流行构式“X里X气”探析〉,《汉字文化》,2022.
- 江蓝生,〈浅谈单音词的多次变形重叠〉,《第5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04.
- 黎良军,〈“A里AB”新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 李秋娟,〈“A里A气”的构式分析及其网络语境下的新发展〉,《今古文创》,2022.
- 刘叔新,〈轻声“里”属什么单位的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
- 陆志韦,《汉语的构词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 苗大雷·王舒厅,〈“绿茶婊”背后的泛污名化现象及其社会心理透视〉,《当代青年研究》第1期,2015.
-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石铨,〈论“A里AB”重叠形式的历史来源〉,《中国语文》,2005.
- 石铨,《汉语形容词重叠形式的历史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苏瑶·贾广惠,〈“绿茶婊”及其衍生词女性污名化的危害〉,《东南传播》第7期,2016.
- 谢丰帆,〈论汉语有词重音〉,《韵律语法研究(第七辑)》,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21.
- 王毓均·张洪明,〈汉语四字格的语音表现及其韵律问题〉,《当代语言学》,2021.
- 伍艳,《现代汉语“A里AB”格式的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 杨玉芳,〈句法边界的韵律学表现〉,《声学学报》,1997.
- 张婷,〈汉语拟态词的词形构成及其语法功能〉,《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8.
-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朱德熙,〈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语言研究》,1956.

- 朱赛萍, 《汉语的四字格》,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5.
- 祝克懿, 〈论“A里AB”式形容词〉,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
- 張梁, 《현대 중국어 四字格 운율 조어법 연구》,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23.
- Xu, Yi, “Contextual tonal variations in Mandarin”, *Journal of Phonetics*, 25, 1997.
- Xu, Y. & Wang, M. “Organizing Syllables into Groups—Evidence from F0 and Duration Patterns in Mandarin”, *Journal of Phonetics*, 2009.
- Zhang, Jie, *The Effects of Duration and Sonority on Contour Tone Distribution—Typological Survey and Formal Analysis*, UCLA, Ph.D Dissertation, 2002.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employ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explore the phonetic expressions of the “A里AB” pattern and its associated quadrisyllabic 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icipants. Overall, the “A里AB” pattern exhibits distinctive prosodic characteristics as follows:

The primary stress in the “A里AB” pattern typically falls on the first and third syllables, both denoted as “A”, which carry the actual semantic load. This pattern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that “the type of phonetic expression usually aligns with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r semantic units.”

The stress on the first syllable within the “A里AB” configur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than that on the third syllable. This phenomenon is

attributed to the “initial syllable prominence” effect, indicating that the “A里AB” form functions as an integral lexical unit.

The phonetic expression on the first and third syllables of “A里A气” is somewhat more intensified than in the standard “A里AB” form, primarily due to the effect of semantic reinforcement.

The stress pattern of “A里AB”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AABB” pattern, particularly because the second syllable “里” in “A里AB” does not carry stress, whereas both the first and second syllables in the “AABB” pattern can bear stress concurrently.

The stress characteristics of “A里AB” bear a close resemblance to those found in quadrisyllabic onomatopoeias, both evolving from the “deformed overlapping format.” However, due to semantic enhancement, the stress on the first and third syllables in the “A里AB” pattern is more pronounced than in quadrisyllabic onomatopoeic words.

Key Words : 四字格(Quadrisyllabic word), 韵律(Prosody), A里AB(A[li]AB), 构式(Construction Grammar), 重音(Stress), 重叠(Superposition)